

## 第二回 啞詩箋一生情障 真心事三段誓詞

詩云：《擬李玉溪無題》

窺鏡舞鸞迷，分釵小燕低；崔徽曾入畫，弄玉未為妻。

香霧三更近，花枝二月薺；今情無限思，晚綺窗西。

卻說趙雲客走到書房中去，把屏風從上至下，細細看個不了，說道：「不知他美人有情，驟然發此靈異。又書知因我有情，便想像他出來，為何從無此夢，一到書房中睡了，就生出這等奇夢？」

把兩隻手在屏風上，摸來摸去，誰知天大的緣法，一摸就著手了。那屏風雖則是個寶貝，卻也年歲久遠，這接縫裡邊有些不堅固。始初藏在靜處，只當得玩器一般，如今被雲客摩弄一番，頭上便露些細縫。雲客將他一拍，只見屏風上邊一塊水晶地，便落下來。

雲容呀然一笑說：「原來是不堅固的，被我弄壞了！」

把空處一張，那曉得裡面隱著一幅白綾細絹，便把指尖挑將出來，仔細看他絹上，好一首舊詩。一個紅圖書不知甚麼意思，且將這詩句念了一遍：濃香嬌豔等閒看，折得名花倚畫欄；無限心情莫惆悵，琵琶新調自盤桓。

又將這絹上的印子，看了一回，方才悟出他的根由。那是當時楊太真娘娘，放在官中時，自隋文帝到唐開元，已自有年。想是那屏風也曾壞了，被太真娘娘修好，把這幅詩絹，嵌在其中，當個記號。

怎見得？只看印子上面的字，卻是「玉環私穎四個字，印得分明。趙雲客是博古的人，曉得玉環是楊太真小名，又道太真時常愛彈琵琶，便知道這個緣故。也把自己的名字，印子印一個在後面，恰好兩個印子，紅又紅得好，印又印得端正。人只知屏風是個寶貝，不知那首詩自唐至元，有五百餘年，也是一件古玩了。

雲客自負有才，見別樣珍寶，偏不喜歡。見了這首詩，又是古物，甚加愛惜。即把他來佩在身邊。卻將水晶仍舊嵌好，就在屏風面前，朝了這些雕刻的美人，點起香來，罰個誓願，說道：「我趙青心是個天下有情人，自今已往，但遇著天下絕色佳人，不論艱難險阻，便可結一個生死相同了。只是有三件事，不願從得。第一來，不要婦人搽一縷粉，點一毫胭脂，裝一絲假發，做個假髻美人先入宮之計；二來不要有才無貌，有貌無才，應了婦人無才便是德之言；三來不要六禮三端，迎門嫁娶，叫做必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之道理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三件事，他為甚麼不從？只為世上涂脂抹粉的盡多，像個鬼使夜叉一般，見了人，便把這些假東西一一裝在頭面之上，及至真正本色，看不上一二分。有等癡人，便道他裝得好，不知搽粉之白是死白，涂脂之紅是呆紅，金珠圍繞是假髻。若是把他本身一看，不是笑，定是惱，那討得好處來？真正絕色佳人，就荊釵裙布，蓬頭亂發，自有一種韻態嫣然。西子捧心，豈是妝嬌做媚？

大凡世上，假事定要露一分賤相。趙雲客是聰明人，所以頭一樁，便絕這項。

從來傾國傾城，必定能詩能畫，若只有貌無才，出辭吐氣，自然粗淺。道學家只道婦人識字，恐怕有些走漏。如今世間識字的少，走漏的到多，這又是什麼緣故？所以才貌兼全，方為至寶。但是迎門嫁娶一節，禮法所重，聘則為妻，奔則為妾，自古皆然。不知趙雲客想著甚的，頓然改了念頭，把周公之禮，高高擱起，怎曉得這正是聰明人，識得透的第一件有情妙用。

你看父母作主，媒人說合，十對夫妻定要配差九對。但凡做媒人的只圖吃得好酒，那管你百年諧老之計，信口說來。某家門當戶對，父母是老成持重的，只思完了兒女之債，便聽信那媒人了。有時麻子配了光面，有時矮婦配了長人。

最可笑的，不是壯，定是瘦，穿幾件新衣服，媒婆簇擁，也要嫋娜走來。後來做一年半載親，一件不曉得，提起婢妾一事，便如虎狼心性，放出吃人手段，甚是利害。

所以世上夫妻，只因父母做主，再不能夠十分和合。男要嫌女，女要嫌男。

雲客思量此話，必定有些不妥，不如放下禮文，單身匹馬，往各處尋花覓草。倘然遇一個十分稱意的，只把一點真情為聘，就好結個恩愛同心了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趙員外因兒子長成，欲要與他攀親，知道兒子劣頭劣腦，又因是個種愛之子，不好輕易央媒，說合親事。

那一日，見是雲客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你在書房讀什麼書？我見你漸漸長大，要與你娶一房媳婦。這也是姻緣大事，自然有個配合的。只是你終身之計，還該向上一部。如今世上，那個不是趨炎附勢的？我看這些少年朋友，略略識幾個字，各處拜門生、結文社。遇著考試，進場後有了靠托，說道頭名，定然是我榜上真個應驗起來，也是有趣的事。況你新進學宮，文才本領不如於人，何不出去與那些鑽求名利的朋友，結交一番，待到大比開科，圖個出身高第，也與祖宗爭些體面。」

雲客笑道：「那些鑽求名利的朋友，只好杯酒往來，若要他意氣相投，千百中難得一個。」

說便是這樣說，畢竟平日間有些小朋友。只是雲客才高意邁，又兼得了屏風上滋味，念美人的意多，圖功名的意少。

適值正遇暮春時候，那杭州西湖上，是千古有名的好耍子處，畫船簫鼓，那一日沒有？當日蘇東坡有詩二句，說得好：水光潑灑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據他說起來，這西湖卻是晴也好雨也好，只除是求田問舍爭名奪利的，不曾領略山水之妙，錯過了多少光陰？其餘那個不曉得？雲客忽然想起來，那西湖上美人聚會之所，何不拉幾個朋友，備一隻好艇也到此處看看。若得遇著有情的，何消父母之聘，我自會娶他。

當下告過父親，只說要到西湖上結個文會，員外就聽依了。酒米銀錢，一色齊備。又托一個老成家人，叫做趙義看管。那時雲客往外邊約兩個同窗朋友，都是秀才。一個姓錢名通，號伸甫，一個就是雲客的表兄，姓金名耀宗，字子榮。

那兩個朋友，通是錢塘縣有名的財主，因雲客也是個富貴家公子，所以這兩個時常往來。

彼時雲客一同下船，琴棋書畫、紙墨筆硯、圖書印匣等項，俱帶了去。那是斯文人的行頭，有詩門裡人，莫道清言，不日九

玩，必定帶笙簫弦管，或是雙陸紙牌。斯文人出門，只帶些琴棋書畫為遊戲之事。

只見雲客同兩位下了船，船內鋪設得齊齊整整。又擺上一桌果酒，與二位吃到半酣，雲客說道：「我們三人未到西湖，先有一段西湖的景致在心上。如今各人先要做一首想西湖詩。」

怎麼叫做想西湖？不是真正想著西湖許多大、許多闊、許多景致，但是有意思的人，各自有一段心事在腹內。若到西湖，遇景情深，便把一生的心事，發舒出來，這便叫做想西湖。

雲客倚馬高才，一揮而就，卻是專說自己的心情。

詩云：

十年夢境盡繁華，月姊星娥隔絳紗；翠羽牆東鄰宋宅，鬱金堂北是盧家。

馬嘶暗逐多情草，燕剪低隨解語花；今日漫思湖上望，莫教只只是天涯。

錢金兩人，於做詩一道，原不十分講求，因見雲客先做一首，又催他共做，只得搜索枯腸，也湊成幾句，雖非風流俊雅之言，卻也到有些意思。

錢詩云：

二人今日想西湖，湖上題詩無日無；俗客最能通者也，書生到處念之乎。

忙中易老皆名士，靜裡憂貧是僕夫；勉強斯文還自笑，不如高臥並提壺。

金詩云：

九儒十丐盡趨時，也逐西湖學做詩；笑我浪吟羞北阮，諸君何苦效東施。

平生意氣惟耽醉，今日相逢且自癡；

子榮苦吟六句，說道：「如今做不出了。還記得少時念的古詩二句，就把他續成一律，裝個名士體面。」

富貴不淫貧賤樂，人生到此是男兒。

雲客見他兩人俱已完詩，贊道：「二兄天才高妙，反覺小弟綺靡之句，未免飛卿柔豔。只是小弟一向有句心言，不曾說出，今日二兄在此，可以細談。」

錢神甫道：「趙大兄，莫非指望考試，要鑽個頭名麼？前日總管平江路浙西道錢兵尊觀風，小弟偶然求他鄉里一封書，就考個第二，小弟連忙送他一副套禮，便認起同宗來。兄若有此意，只消二百餘金，也求他囑托一句，這是極便的門路。」

金子榮道：「何消如此費力？只求本縣李老師做頭，寫封公書，也就有用了。」

雲客笑道：「那功名之事，小弟全不掛心。平日思想起來要做人家，小弟這樣也夠用了，不消再做得。就是功名一節，自有個大數，便遲了幾年，也不妨事。只是我輩在少年場中，風流事業等不得到老的。」

神甫笑道：「原來未曾有尊夫人，這件就叫做心事了。小弟近日頗有娶妾之意，被拙荊得知，面也抓碎了，房裡的粉匣肥皂都打出來。幸得老兄不曾遇此等苦，方說得那樣心話。」

三人大笑一番，看看的路近西湖，不知西湖上那樣風光。看官慢慢的吃了茶，再講。

評：屏中一詩，淡淡說來，已埋全部關節，絕無斧鑿之痕。

千古以來，惟假者不能混真，偏者不能勝全。雖極力裝點，終有魚目之譎，篇中一一指出，深足快心。至如配合一段，名言鑿鑿，更覺周禮害人不淺，末言名士氣習。蘇庵特逞筆作餘波耳，非有實意刺人也，讀者知之。

憶書此回時，斜月侵幾，篆香縈幕，蛩聲切切。顧影蕭然，瓶有殘醴，舉杯自贖。因飛餘墨，得六絕句，附筆於此，以志餘情。自記：

馬搜

梨花樹老佛堂空，從此高山不可通；摘盡荔枝無並蒂，斷腸心事雨聲中。

驛裡誰言負聖恩，女牛私誓至今存；國家多少與亡事，玉輦何須恨劍門。

明妃

當時天子重邊疆，馬上胭脂塞外香；千古莫憐圖畫誤，幾人恩幸老昭陽。

翔雲漠漠動離情，一曲琵琶馬上行；自是長門思幸薄，都令紅粉浪傳名。

[返回 >> 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